

诗人兴会更无前

——柳亚子致陈仲弘



分管上海文博和图书馆领域的李亚农,而且此事一个月后就得到了妥善安置,可见从市长得信到属下落实,办事的效率是如此之速,也可见陈毅市长对民主人士柳亚子的意见是多么的重视?

我曾经在上一篇文,姚鹤雏那封信发出后,柳亚子复信如何暂不得知。而据虞文介绍,柳亚子在三个月后偶然检出此函,当即就给陈市长写了信,并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收到陈市长的回信后,他又立即给姚鹤雏写了一封回信,这封回复函即保存在《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中。

鹤雏我兄道鉴:

病经三年,万缘都废,顷始复苏。三月中(前)患教,久搁置中,迁居时偶检出,即依尊意,致函陈市长作介,请其参加文物保存委员会,并说明尹默、翼谋、旭初诸先生均为旧识,可以访问。顷得市长复笈,谓“姚先生为词章名家,早心仪其人,当设法照顾,使其得一服务机会”云云。虽未肯定,似意向不菲,未知下文如何,甚盼兄与沈、柳、汪诸公商议,随时从旁催促之,好否?弟函中曾提及图书、博物馆,届时如能实现,弟夹带中有数人,拟先与兄预约,度兄不责其冒昧也。赐教寄北京北长街八十九号便到。匆颂道安!

弟 柳亚子上 九月十九日

从内容看,已“顷得市长复笈”,也就是说,此事已获初步应允,且市长“早心仪其人”也。至于为何未在第一时间发聘任书,享受如沈尹默、汪旭初、柳诒徵等人之同等待遇,虞老师经过一番爬梳查考,得出原来此与姚鹤雏的隶属行政关系有关。因为姚鹤雏尽管当时“屏居沪澳”,但他的人民代表资格却是松江选出的。当时松江县的上级政府是苏南专区行政公署,与上海各为独立政区,并无隶属关系。苏南人民政府主席管文蔚其时也拟留姚鹤雏于苏南,故上海市市长陈毅“勿愿与争,以延颉颃”……当然此事后经高层的协调沟通,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圆满解决,未有一月时间,姚鹤雏不仅受聘为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还出任了松江县委副书记。这中间柳亚子的力荐之功自然是毫无疑问的。

如图所示的则是柳亚子致函陈毅的两页墨迹手札,柳亚子的字就如他的人,老友汪旭初评他是“性率直无城府,喜怒毁誉,皆由中发”,那么他的字差不多也是率直狂放,随心所欲。他写字是笔走哪算哪,根本不会去计较于点画的来龙去脉,所以他的草书不易看懂是出了名的,因为我们很难以草书的法则来辨识他的率性文字,就好比我们也无法以常人的眼光去看他那放诞不羁的诗人性格一样。

当然,对于文人书法而言,一个人名或诗名大到一定的程度,其字写得如何其实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拥有了众多的崇拜者和追随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粉丝量”。就书法而言,尽管柳亚子自云非常糟糕,儿时练字除从落款看,此应该是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批阅给

像的,写出来往往“我的字是我的,他的字还是他的”。但随着他文坛上名声日隆,写字的胆子也愈来愈大,抗战时在桂林以及抗战后在香港,其皆有润调鬻字的经历,而且,依仗他的诗名和文名,求书者源源不绝,一时还供不应求。虽说苛者会觉得柳书不讲规矩和章法,然欣赏者却评其“运腕锋铓、自然洒脱”,诚才子之笔,诗意盎然矣。

诚然,作为大诗人的柳亚子,其卓越的器识,热烈的情感和豪迈的豪情,确有别人难以企及之处。他的个性非常自负与狂傲,但他同时又具有孩子般的纯真与可爱,这使得他那不可一世的自负,又似乎不那么令人反感。在我们这一辈的读书人,课堂上所最熟悉的诗人,倒不是李白杜甫,而是毛泽东和柳亚子。课本上不少毛泽东诗词,多是唱和柳亚子先生的,如那首《浣溪沙》“长夜难明赤县天”就是,尤其最末一句“诗人兴会更无前”,更是脍炙人口,让我们反复吟诵的名句。当时我们不懂,现在读来,其实柳亚子好多诗句,都是非常狂妄的,他的狂妄直接表现在他于诗中描绘自己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关系,如:“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一代文豪应属我,千秋历史定称翁”。还有,毛泽东发表著名的《沁园春·雪》时,柳的和诗最后则是“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毛泽东称赞他的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令人感发兴起”。柳亚子闻之自然相当激动,又回诗写道:“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陆游陈亮宁卑视,卡尔中山愿略同……”

柳亚子时时将自己置于与毛公一时瑜亮的地位,这显然是他的错觉而引起的错位,所以才会有他进京后感觉不对而引发“牢骚太甚”的故事。此前他还刻有两方闲章,同样显示出他与毛泽东地位平等的亲热。那两方印章一朱一白,朱文是“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白文是“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

其实这两方闲章的内容皆有典故,前者语出《后汉书·祢衡传》,因为祢衡(正平)与孔融、杨修友善,故有“大儿孔文学,小儿孔祖德,徐子碌碌,不足数也”句,柳亚子从其中借鉴,所谓“大儿”“小儿”即男儿之意。而后的“兄事”、“弟畜”词,也是含尊敬、亲爱之意,并无其他不敬。当时,柳亚子担心用典太僻,怕引起“昧者”误解,故还特请印家曹立庵在印章边款上说明印文的真义,边款曰:“予倩立庵治印,援正平例,有大儿孔儿语,北海齿德,远在祢上,正平祖德,亦生死肝胆交,绝无不敬意,斯语表示热爱耳。虑昧者不察,更乞立庵泐此,以溯其源,并缀跋如左,一九四五年亚子。”

不料至一九六七年,果然有“昧者”将这两方印章从革命历史博物馆搜查出来,一看内容,大吃一惊,视其为反动透顶,于是大做文章,制造出一起轰动一时的“反革命印章案”。反复批判到最后,印章连同所有的印章资料都被彻底砸碎,才算消恨平息。此时所幸的是,柳亚子先生已长眠于地下多年,要不,生逢那一场劫难,还真不知早死更来得走运。

微信“闲民”是笔者对微信上那些无理取闹、无中生非、随意谩骂者赠予的“雅号”。前几天,一位获奖书法家告之,他在微信上发了两幅书法作品,有位“闲民”留言说:“你很牛!别人怕您,你以为你是谁?”他感到莫名其妙,自己又没有得罪他、也没有与他交流过,仅为“微友”而已,怎么这样呢?据说,类似这样“闲民”还时有出现。遇到“闲民”怎么办?有人说把他拉黑,眼不见心不烦;有人说以不理是最好的办法,冷眼旁观让他无趣,要让更多的人看看他那张“嘴脸”。有同道说,他前几天也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处理的办法是,不屑那位“闲民”,后来那位“闲民”只好尴尬地把自己的留言撤下了。还是那句广告语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又说“评论”

评论家有多种类,什么行当都有“评论家”,仅文艺而言,就有文学评论家、书法评论家、美术评论家、戏曲评论家、民间艺术评论家等等,不管怎样细分,评论的基本规矩大致相同,就是要说出点道道来,肯定不是“骂街”。好友冯楚兄多年从事文艺评论,他在微信中谈到评论家的属性问题,笔者觉得言之有理。他说:作为评论家一是要对自己所批评的话语负责;二是所构成的语意语境和逻辑需要专业专注;三是评论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为评论本身所利。如果因某一方面不足都有可能使之评论偏颇。尤其在当下人人都似“麦克风”,说话相对也随便起来,“老子不开心”就到微信上去搅合一下,所以有人总觉得莫名其妙,躺着也中枪。

另类“跳槽”

“跳槽”在职场上是普遍之事,如今“跳槽”在艺术界也成为普遍现象,不过这里所说的“跳槽”是指从事一个艺术专业的同时,再去从事另一个艺术行当。比如搞书法出道的现在也开始画画了,搞摄影也开始书法了。对艺术来说,应该不觉为奇,艺术相通,扩展一点艺术层面是应该的。当然,也不排斥有的艺术家的确有天赋,书画印都有一定的水准,在展览里轮换“口味”也是可以的,而且能够展示出自己“天才”。不过,对有的来说还是慎之为佳,展览时还是以自己见长为要。苏金海老师曾写过一篇《谈中年篆刻家的“跳槽”》,他觉得参加书展就坚持印家的本色,是书家应以书家自居。“事实上,常以印作印家的篆刻家也未必不善书,只不过是自有自知之明,出于稳妥、慎重罢了。”“跳槽”多少有其利弊,有的“跳槽”可能更显艺术风采,有的“跳槽”就要打折了。

“老大”也亏

报载,荣宝斋半年巨亏 6000 万,旗下的 5 家拍卖分公司也不甚理想。原因何在?当年传闻这个“老大”要上市的,看来时间又要拖长了。有记者说:业界“龙头大哥”巨亏,预示着名人书画泡沫市场的终结。但有人说是因为环境影响了泡沫,迫使那些泡沫破裂。据圈内人透露,有的名人书画泡沫已上升到了 100 倍,让人可怕。当然,泡沫的形成并非偶然,可能是因为多年艺术市场的“开放”,加之有关“集团军”的联合作战,助长了它的无限量。但是名人书画泡沫破裂,“名人”还得要过日子,有专家说,他们也会想出一些“对策”来,保住自己的泡沫。看来,真要提醒大家了,擦亮一下眼睛吧!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富豪藏家们。市场在觉醒,百姓在觉醒,你是否觉醒?

赝品泛滥

好友在微信中严厉批评了有人假冒缶庐之印,还将赝品混入真品中展示宣传。由此,让笔者想起几年前,有人把仿冒的名家国画作品编入到正规的出版物里,遭到众人攻之,可是几年过去了,那本出版物有时还能在旧书店里看到。如果几十年过去了,又有多数人质疑呢?可能到那个时候还是可以忽悠一些人的,因为它毕竟是某某出版社出版的。前几天,与同道聊天,又谈起某某把一幅仿冒的名家书法编辑出版了,可是,某某没有想到,有一位藏家发现了书中的赝品,因为书中仿冒的那幅真品就在自己手里,藏家很恼火,有时想到多年的情感他只好忍气吞声。但有时他又觉得,仿冒的作品如果不去指出,将来会不会有人说自己手中的真品就是“赝品”呢?

跨界奖励

2016 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可能让世界一片哗然,觉得这伟大的奖项是不是有点“跨界”了。记得 2011 年迪伦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演唱会时,也让不少人不可思议,因为当时他已 70 周岁了,那体育馆仍座无虚席。看看瑞典学院的获奖理由吧,用美国传统歌曲创造了全新的诗意表达方式。理解吗?可能不一定。至于未来的“诺奖”会不会奖给中国书法家,也许可能,因为获奖理由也可以这样撰写:他用中国传统书法创造了全新的诗意表达方式。呵呵!还是用迪伦的两首歌词演绎一下吧:《时代在变》,《答案在空中飘扬》。

作品“讲话”

参加中国书协专题研讨班感触最深的是:把书法上升到国家战略上来认识,书法背负着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与使命。但认识归认识,关键切忌不容忽视,作品才是硬道理,要用优秀的作品说话。什么是优秀作品?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住,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说到作品“讲话”,可能有人会说,什么作品讲话?是在讲话?“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他把评审中的“个别现象”当成了“普遍现象”,不从自己作品上下工夫,喜欢去猜疑张三李四,这点不好,时间长了,可能自己的心态真要出问题了。

砚边微言 (十)

●王德彦

海派书家摭谭(六)——李瑞清

民国初期,海上书坛上有“北李南曾”之说。这“北李”即李瑞清;“南曾”即曾熙。李瑞清江西抚州人,曾熙湖南衡阳人,从地域上讲两人皆是南方人,所以“北李南曾”中的“南”“北”不是一个地域概念。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似乎从来就没有地域概念。由于其发达的商业环境和城市建设,吸引了大批来自各地的人士,当然也包括像李瑞清、曾熙这样的前清遗老。“北李南曾”是一个书学概念,因为李、曾二人皆书名显赫,李瑞清自称其书法为“北宗”,而曾熙则自称其书法为“南宗”,所以才有“北李南曾”之说。今天我们就先说说“北李”。

李瑞清(1867年—1920年)名文治,字仲麟,号梅庵、梅痴、阿梅,自称梅花庵道人,喜食蟹,自号李百蟹。清末民初诗人、教育家、书画家、文物鉴赏家。一入民国即移居沪上,书法署清道人。李瑞清还与吴昌硕、曾熙、黄宾虹并称“海上四侠”。李瑞清于1912年携家眷寓沪,居于上海三牌楼吉祥里对巷,1920年逝世于沪,享年54岁,寓沪8年。丧事由曾熙及其李门弟子胡小石等人料理操办。后安葬于南京牛首山罗汉泉旁,墓地遍植梅花。

李瑞清的书法时被诟病,有人认为李瑞清“颠抖用笔”似有做作之嫌疑。陈传席不同意此种看法:“多数治书法的人认为李瑞清书法‘做作’,其实并不真正了解李瑞清,甚至没有见到李瑞清真正的书法。”李瑞清通过用笔的变化增加书法的金石气并没有方向的错误,只是寓沪后确实有点过头。不

过,这也是出于无奈。甫入民国的李瑞清生计窘迫,“家口四十八人,坐粮仅支正月”。一个人在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之前,养家糊口才是最重要的。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李瑞清的生计窘迫到什么程度,上海聚集了不少前朝遗老,如王闿运、樊樊山、郑孝胥等一大帮人,他们组织过一个“一元会”,即每星期一次雅集,每人交一元钱。区区一元钱,对于腰缠万贯的那些遗老算不得什么,而偏偏对于李瑞清来说,却是个说不出的难题。这件事被记载在时报上一篇《杂记》里。该《杂记》还记述了清道人初到上海时的尴尬境遇:“李梅庵君自光复后,以黄冠隐居沪澳,卖书画以自给。陈君仁先戏赠以诗云:‘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原注:小有天,酒馆名)。书如少师怪,画比石涛颠。白吃一元会(原注:樊山诸人有一元会,每星期一宴吃,群以梅庵免,免其出费),黑摩两鼻烟。有时访朋友,门者说无缘(原注:潘芸孙曾访梅庵,因往答访,门者不肯通报,挥出门外云:此地道无缘!梅庵怅怅而返。)’”按理说,李瑞清不会没有钱,也不会没有积聚,不算他提学使的薪俸,

单是两江师范学堂监督的月薪就有“湘平三百两”。可是,他不是有钱贫穷。他为官而贫,除了清廉不贪之外,还有他的家族负担重。虽然他没有家室之累,但却背负着养活一大帮子族人的重担。另外李瑞清还要为1910年由他发起在上海创办的留美预备学堂支付经费,这项开支也用掉了他的许多薪水。卖的字和不卖的字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李瑞清在世时就知晓。他曾经说到:“此清道人书也,非李某欲为。”“我们只有了解了李瑞清在上海窘迫的生活状况,才能理解他的书法为什么这样写。”

李瑞清到上海书学润例介绍最早见诸传媒的是神州日报。1912年4月21日刊出《李梅庵先生鬻书启》,翌日刊出《玉梅花盒道士鬻书后引》。也就在这时,神州日报的报头题字开始换上典型的李瑞清碑体书法。这是李瑞清书法第一次在传媒上亮相,此后这种书法改变了报纸广告书体的面貌。此启不久,6月12日该报在“来踪去迹”栏刊出李瑞清的住址:“李梅庵,新靶子路横浜桥北首路西梅花盒李寓。”神州日报这一商业行为,和此际在神州

日报担任笔政的黄宾虹不无关系。早在李瑞清担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时,黄宾虹就与他相熟知。此后,李瑞清的字在上海开始受到欢迎。

纵观李瑞清的书法一生,取法十分广泛,从书体上看,篆书、隶书、楷书、行草书诸体具备,从派别上看,无论商周金文、汉魏刻石还是宋元法帖,兼收并取,从时代上看,远至先秦、近到明季,皆有临摹借鉴。所以晚年在上海卖字时,所订润例才敢标明周、秦、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各朝名家、碑刻书体,由买字者任意指定,无不立就。据李瑞清自己讲:“余幼习鼎彝,长学汉六朝碑碣,至法帖了不留意。每作笺启则因见贖,昔曾季子尝谓余以碑笔为笺启如戴磨而舞,盖笑之也,年来避沪上鬻书作业,沈子培先生助余纳碑入帖,秦幼衡丈则劝余捐碑取帖,因以暇日稍稍研求法帖,酷暑谢客,乃选临晋大观、大观、绛州诸帖,其不能得其笔法者,则以碑笔书之。”虽然李瑞清也曾经有过习帖的经历,然而李瑞清以自己独特的北碑用笔于帖,很快就寻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语言,他不仅用笔以碑为主,而且字

的体态也多具魏碑风姿,特别是他的行草书抛弃了那种萧散简淡、柔弱妩媚的姿态,而表现出古拙雄强、若奋若搏的风格,使行草书重新有了生机,赋予了崭新的面貌。李瑞清没有大部头的书论著作,其书法理论散见于大量的题跋和信札,其最著名的主张是倡导“求篆于金,求分于石”,并身体力行地学习吉金书法,把吉金文字作为大篆书法的主要取法对象,有力地推动了大篆书法的发展。大学书法教材《近现代书法史》是这样定位李瑞清的:“在书法上为现代书史之揭幕人,为金石书派奠基者。作为现代碑学大家,他为碑学书风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他以复古来创新的古典主义书学思想在今天的书坛上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既然如此,那么有学者把李瑞清作为书法史上的一个“失败者”就值得商榷了。

李瑞清还是我国近现代正规美术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他第一个在高等学府中建立了图画手工科,并聘请国内名家及外籍教师来教授国画基础和西画,他本人也亲授书法和绘画。弟子有张大千、胡小石、吕凤子、姜丹书、汪采白等名家,潘天寿的成功也受惠于他的绘画作品之启导。吴昌硕为李瑞清题跋云:“先生人品忠直,吾知之;先生朴学嗜古,吾知之;先生精篆、隶、彝器、砖瓦文字,旁通六法,举世所知,不特吾知也。至先生证固帖之源流,辨狂草之正变,此吾不知而世亦罕知者”,乃中庸之语。